

生活 喜剧

秦奋的天才发明被风险投资人出天价买断。一夜暴富的这位“剩男”揣着家底开始了“征婚”旅程。漫漫“征途”上,各怀心事者纷至沓来。几经周折后,秦奋终遇倾心佳人梁笑笑。无奈美人心有所属。秦奋究竟如何逆流而上?几番悲喜交集后,秦奋终于带着他的真爱开始一段全新旅程。

秦奋遇到了第一个约会对象

除此之外,秦奋还收到了一批这样的留言,年龄在十八到二十三岁,照片都是如花似玉的大美女,穿着暴露,姿态挑逗,写的是“茫茫人海,哪里是归宿?身心疲惫的你,不想来找我吗?”“工作的繁忙,生存的压力,你累了吧?我会帮你释放压力。”“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互不影响家庭,在虚伪的社会里保留一份难得的真情”等。对这样的信,秦奋是全删。

秦奋开始了主动搜索,主动给觉得不错的人写信留言,这样做一下子就有收获了。给他回信的人很多,有的简短,有的长篇大论谈理想谈人生,但不管怎样,还都是态度认真,是正经来交友的。

就这样,秦奋遇到了第一个约会对象。这个人的网名是“tianjian”,他们通过电子邮件沟通了几次,感觉不错。秦奋把自己的照片发给她,她回信说“很喜欢”。秦奋要她的,她却说不把自己的照片随便外传,因为以前发生过某杂志和某广告未经她本人授权就刊登她照片的“侵权事件”,打起官司来耗时费神,还老得出头露面,十分不爽。

秦奋琢磨:那这位甜甜必是个大美人儿啦!要像自己这么矜持的,就是满大街散发

自己的肖像,也不会有人来侵权。顶多是被江湖上搞优生优育的小册子登一下,提醒未婚男女要避免什么样的错误组合,才不会生出这种五官比例都不对的孩子来……得嘞!那就见吧,我不想让女人图我的财,我可没说我就不图女人的色了!

798,目前北京最时尚的地方之一,要说艺术与金子银子、高雅与流俗媚俗能这么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在全世界它也得数头一号。甜甜把约会地点就定在了这儿。

在一间包豪斯风格的旧厂房改造的咖啡馆,秦奋走了进来。约会对象还没到,他就自己坐下来,好奇地四处打量。咖啡馆的装修很别致,天花板和墙壁上裸露着粗粗细细的管线,墙上还刷着红色的大标语,写的是“革命就是请客吃饭”,故意做了旧,显得油漆斑驳。

透过玻璃窗向外望,连这儿的人都不一样!穿着打扮稀奇古怪的多,脸上都透着炫耀的神色,好像只出现在这儿,就证明自己是一个独特的人,特有个性的人,站在最前沿的人。像他这么张着嘴东张西望看什么都新鲜的,一看就是上这儿“塔儿哄”来的。他赶紧闭上嘴,闭上眼,冷静了一下。然后挥手叫来服务员,点了一杯卡布奇诺,一冲动,居然来了句英文。 04



都市 言情

在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石燕和父母随同整个军工厂连人带机器一股脑儿地搬到了小山沟里。沦落于C省师院的她一直与高中时的“钟楼怪人”黄海保持着联系。然而,少女的虚荣使得笃信一见钟情的石燕一直对黄海外貌上的缺陷不能释怀,直到因偶然的机会遇见已故美男市长的公子卓越,事情才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

卓越来找石燕时正好撞上了黄海

她是瞌睡到眼皮上了才去睡觉的,但等到躺床上了,反而睡不着了,慢慢回想她跟他的那些点点滴滴,觉得他说得对,最理想的爱人,当然是内在在外在俱美的人,所谓爱上了一个仅有内在美的人,也不过是因为找不到内在在外在俱美的人了,只好舍了一头顾另一头,世界上哪里有专爱丑八怪的人呢?

她想到那些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最终发生了点浪漫事的故事,觉得她对此也不反感。有好几次,她都似乎听到了他走近卧室的声音,但屏息聆听,又似乎不是。她因为睡不着,就老是想上厕所,每次都得经过客厅,有几次还把他惊醒了,但他也只睡眼朦胧地跟她说了几句话,没别的表示。

她胡思乱想着,一直到快天亮了才昏昏沉沉地睡去。但还没睡多久,就听到有人敲门,她怕是卓越,正想警告黄海别开门,但已经晚了,黄海已经去开了门,然后是两个人在客厅说话的声音。

“卓老师好早啊!”“你怎么在这里?”“我到D市来办事,石燕她家让我给捎些年货过来……”

石燕预感到今天有一场大闹了,她不怕别的,就怕弄得邻居们听见。这里是钢厂的宿舍,周边住的都是钢厂职工,有的很可能是她学生的家长,如果他们不调查研究,就认为她作风不正,

联名跑到学校去要求开除她,那就糟糕了。她赶紧穿上毛衣,把棉衣往身上一套,就边扣扣子边从卧室走出来,看见黄海也套上了棉衣和毛裤,正在往腿上套外面的裤子。而卓越穿着黑皮夹克,手里拿着一双黑皮手套,腋下夹了个摩托帽,威风凛凛地站在一边,像看杂耍一样看黄海跌跌撞撞往裤筒里钻。

她问了声:“这么早,你怎么来了?”卓越知道是在跟他说话,闷声回答说:“太早了?打搅你们了?我走就是……”“大年初一的,昨晚守了岁,不在家多睡会儿,这么早跑来干什么?”“D市的风俗,大年初一兴拜婆婆的……”她知道他是来拉她去装门面的,推辞说:“现在谁还讲那些规矩?”“你不讲,别人还要讲,你不能只为自己活着。就当我麻烦你,请你今天跟我去我妈那边一趟吧,她这段时间身体不大好,但一直在念叨……你和孩子……她是为了孩子才退休的……如果你初一都不露面……叫外人看见……她还怎么做人?”

她听说他妈妈身体不好,就有点拉不下面子来拒绝他了,而且她自己也想帮他装装门面的,叫他在她父母打电话去他那边的时候,别说他分居的事。她抱歉地跟黄海商量:“我去他妈妈那边应酬一下,你再睡会儿,我很快就回来了。” 17



拍案 惊奇

一位来自穷困乡村的小男孩,经过自己的勤奋努力,终于当上了颇有名气的律师,并且在当地的电视节目频频上镜,是著名法律栏目的主讲嘉宾,成为该城市的公众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事业蒸蒸日上、金钱名利俱全的律师,最后却走上了灰世悲观以致杀人灭尸的犯罪之路……

潘志明放弃了自己升迁的机会

上次和顾菲聊过后,就介绍了律师所的元臻成接她的案子,我说有离婚协议,胜诉没问题,不过我劝你算了,你还不知道潘志明?潘志明这人哪都好,就是没人味。从大学到现在20年了,我从没见过他干过什么出格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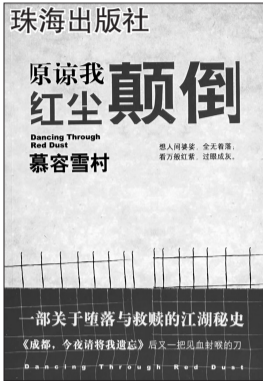
潘志明只当了一年半书记,表现太好了,功底扎实,上手又快,正好碰上缺编,1993年就破格升了审判员。然后再也没动过,足足干了13年。8年前他们庭长退休,副庭长顶上,空出一个位置,人人都以为该他了,当时他爸也劝他找找院领导,不送礼也表个决心,他死活不干。最后还是顾菲去了,找的是他们主管副院长,此人全省知名,现在是河口法院的一把手,官声特别好,不要钱、不收礼,天天往政治处提东西。这两年反腐倡廉,此人号称全家都是不锈钢做的,硫酸泼不进,烧碱徒奈何,共拒收财物270多万,指日就要

高升。顾菲去了他家,烟酒统统地拒收,言语上却轻薄挑逗,话里藏活。顾菲回去后想了一天,第二天心一横,穿着超短裙黑丝袜就去了,这回无比顺利,两个钟头事就成了。组织上开始无微不至地关照老潘,填表格,谈思想,还列席各种会议。老潘单纯,还以为老天开眼了。也是活该事发,有一天老潘哼着小曲儿回家,一进门

就撞见了奸情,暴怒之下,打断不锈钢庭长的两根肋骨,谁都没声张。第二天开完一个庭,组织上又找老潘,说把这些表格填了,以后你就是潘副庭长了,他不同意,低着头说我还是当我的审判员。组织上说那不行,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呢,填!他拍案而起,抓起表格撕得粉碎,对组织上连声怒吼:“老子他妈不升了!不升了!”

接下来他就拒绝跟顾菲说话,怎么解释都没用,整整一年时间,一句话都没说……老潘是个重情义的汉子,这辈子心中只有一个女人,他只是不说,我相信他早就原谅她了,可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所以一直不说话。在顾菲看来是折磨,在老潘则是无论如何都不舍得。他不是狠毒的人,真要恨她,骂一顿离了也就算了,何必搞得自己那么难受。

他们是在火车上认识的,那时我们已经毕业了,顾菲刚上大,两人一见面就对上了眼,正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老潘对女性向来不屑一顾,这次火烧得极旺,顾菲家里不富裕,后几年读书全是花他的工资,从衣服买到鞋袜,从钢笔买到卫生巾。顾菲爱吃“酱园子”,每次他都背一大筐。一大筐12斤,从1991年一直背到1994年,最后连顾菲她爸都被感动了,说你孩子也太实诚了,光酱菜你背了多少啊。 21



军歌 嘹亮

60年前有一支了不起的中国军队。这支鲜为人知的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了中国军队的头一回主动出击,实现了战略大反攻,并且在境外作战,把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可是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不知道这支军队的名字——中国远征军。

子弹雨点般射向狂妄冒进的日军

在皮尤河南面十二公里公路一侧的战壕里,岳昆仑一班人横七竖八地靠坐在地上。杨玉成往纸上点烟丝,搓着烟卷向弟兄们讲古,一圈人望着班长,听得津津有味。“有情况!”一直在高处观瞄的哨兵,声音里紧张和激动混杂,所有人哄地跳上壕沟一侧。壕沟依公路两侧山坡修筑,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公路南面烟尘飞扬,估摸着有几千

人向前冲阵地奔来。“准备!”段剑锋一挥手,壕沟上响起一片拉枪栓、开保险的声音。岳昆仑的目光穿过标尺照门落在公路南端,穿着扳机的手潮出了汗。“都稳着点,注意别走火,一会儿听我命令再开火!”段剑锋叮嘱一句,他和林承熙整的是口袋阵,准备把鬼子放进来打。

几分钟后公路南端露出撞撞的车身人影,数量很多,但队形杂乱,士兵们的呼吸粗重起来。段剑锋放下望远镜,公路对过林承熙的阵地也在冲他挥绿旗,意思放英军过去。几千英军在山上跑得狼奔豕突,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段剑锋后来才知道,他掩护撤退的这几千人是英第1师第3旅。段剑锋当时看这动静还捏了把汗,几千武器精良的英军被撵成这个样子,后头追击的小鬼子还不定多少人马。英军过去后不久,一支步骑混杂的队伍

顺着公路自南面气势汹汹地急奔而来,一色土黄色军服,队形齐整,一面膏药旗在烟尘中若隐若现。“我以为来了多少,顶多就一个中队……别急……都进来……”旁人也不知道段剑锋是在下命令还是在自言自语。

杨玉成不乐意了,段剑锋嘴里嘟囔手里也没闲着,原来被他紧紧握着的马克沁机枪现在被段剑锋握在手里,枪口冲着鬼子的方向。“连长,枪叫你拿了我干啥?”杨玉成空着手站边上瓮声瓮气地问。“瞧你个小气样!”段剑锋松开枪把,猫着腰走到另一个机枪手旁边,抢了把捷克轻机枪。

一队日军逐渐进入U形口袋阵,挥舞着东洋刀的军曹呀呀叫喊,唇上一撮仁丹胡确实有点黑狗毛。趴在边上的大刀发出咻咻的呼吸声,岳昆仑侧头看一眼,大刀咬肌紧绷,通红的双眼几乎迸出火星。

“打——!”段剑锋一声怒吼,手里的捷克机枪喷出了火焰。一时轻重机枪、步枪齐发,子弹带着仇恨倾泻,雨点般射向一队狂妄冒进的日军。

岳昆仑握着枪有点发愣。子弹划出道道火红的弹痕,尖利地钻进日本兵的身体,腾出一团团血雾……尽管无数次想象过战场的情景,当这一切血淋淋地扑面而来,岳昆仑的脑中却一片空白,身体木着不知道开枪。 14



Advertisement for Eastern Women's Hospital (东方女子医院). It features a group of medical staff and text highlighting 42 years of gynecological treatment experience. Contact information: 0371-65831995, address: Zhengzhou Future Road 56 (Future Building opposite).

Advertisement for Zhengzhou Huashan Hospital (郑州华山医院). It features a nurse holding a flower and text highlighting professional medical services. Contact information: 0371-67666999, address: Luohai West Road and Huashan Road intersection. Website: www.huashanhp.com.